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劉瑨

謄録監生臣李荄

東漢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編

李淑

諫更始書 更始立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

諫更始繫淑詔獄自是四方怨叛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皆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

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令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内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劉盆子 太山式人城陽王章之後赤眉賊樊崇等立為帝降光武為趙王郎中

下書赤眉攻更始敗之下書更始降封長沙王為謝祿所殺

聖公降者封長沙王

王郎一名昌趙國邯鄲人自稱成帝子子輿遂僭稱帝為光武所滅

移州郡檄郎既僭立分遣將帥徇下幽薊移檄州郡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簒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

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畨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詐稱武帝曾孫

謝光武疏王莽末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和親匈奴立為漢帝建武十六年使使請降光武乃立為代王芳上書謝後復叛入匈奴

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絶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期於奉承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髙明躬率衆賢海内賓服惠

及殊俗以肭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仕州郡王莽篡自稱西州上將軍使通光武後復叛為漢兵討敗憤死

盟文更始立囂季父崔等起兵應漢推囂為上將軍立漢廟與衆割牲而盟䜭血加書一如古禮移檄郡國猶隴西諸郡皆下之

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

懐姦慝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

移郡國檄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簒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

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毋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

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宄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没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濊

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邉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於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内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令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興滅繼絶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杜伯山令 杜林字伯山客河西囂以為持書平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以林有志節且優容之乃出令林後歸光武

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

謝光武疏 囂受鄧禹署西州大將軍數出兵擊公孫述然心持兩端帝亘欲討之先

遣諭旨將從隴道伐蜀囂疑懼勒兵侵三輔馮異祭遵等擊破之囂上書謝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復賜囂書囂遂稱臣於述封朔寧王

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光武賜囂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寛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後漢書○袁宏漢紀云吾已三十餘按光武本紀建武六年為年三十五魏文帝與吳質書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方望

楊用修云望見幾亂邪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豈未考其終邪

辭謝隗囂書

囂既立為上將軍聘扶風平陵人方望為軍師更始遣使徵囂望以更始未可知固止之

不聽望與書辭去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和擊斬之

足下將建伊吕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令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耉之德而猥託賔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勾踐乘偏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

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德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後漢書

同前漢紀

足下將建伊吕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

基業已定英傑雲集思為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不二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包七術之機犯為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盖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竒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

王遵字子春霸陵人

與隗囂將牛邯書

邯字孺卿狄道人

遵初從囂舉兵常有歸漢意旣詣京師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建武八年光武率諸將西征數道上隴當屯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其將牛邯有舊以書喻之邯得書乃謝士衆歸命雒陽拜太中大夫

遵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兾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

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絶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

功名並著令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智參之有識 後漢書

辛臣

與田戎書

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謀將歸漢乃順江入沔降岑彭使妻兄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詣彭曰謹說戎降因從彭營與戎書戎既以疑之又長史檄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由是益猜復反彭擊戎破之降公孫述封翼江王為漢將馮駿殺于江州

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户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

圖 漢紀

馮異

字公孫潁川文城人封陽夏侯拜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

遺李軼書

初軼與光武兄弟首謀結約及更始立心忌之軼日與大司馬朱鮪譖伯升見誅尋更始遣軼與鮪將兵守洛陽光武拜異孟津將軍與寇恂令拒鮪等異遺軼書軼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報異書後不復與爭鋒異具以聞光武故宣露軼書鮪知之使刺殺軼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

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茍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後漢書

同前

漢紀〇馬武字子張更始時與尚書令謝躬等共攻王郎及謝躬誅歸光武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效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郊王侯搆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幽岐見

慕不足為喻令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

李軼報馮異書字季文南陽宛人更始封為武陰王

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令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後漢書○結死生二句漢紀作約結死生

邂逅中道别離惟下有有字願進作冀得

光武報馮異書 附

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 漢紀○東觀漢記曰軼多詐不信

謝光武書 異代鄧禹討三輔遣及蜀兵屢破之自以久在外不安願歸闕庭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帝詔報之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

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光武詔報馮異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初仕更始安樂令歸光武歷拜大司馬封廣陵侯

劾朱祐奏祐爲建義大將軍討秦豐于黎陽帝使璽書招豐豐出惡言祐盡力攻豐窮困乃降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帝不加罪

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

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豊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仕幽州從事與吳漢歸光武歷虎牙將軍封安平侯

上光武疏

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論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為建威大將軍封好畤侯

請還洛陽書

帝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況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之

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

光武報耿弇詔

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猶著何嫌何疑而

欲求徼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_{並後漢書}

臧宫　馬武

宫字君翁潁川郟人爲輔威將軍封期思侯○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時爲振威將軍歸光武拜爲捕虜將軍封陽虚侯

請擊匈奴書

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宫願得五千騎以立功未許乃與武上書欲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人擊其右以滅北虜帝詔報之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

痛内國憂其抵突虜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来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徳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髙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

光武報詔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徳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

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人不如息人後漢書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為左大將軍封阿陵侯

檄王郎更始以光為信都太守王郎起兵邯鄲郡國皆降時光武為大司馬馳至信都光兵少乃多作檄文遣布鉅鹿界中旬日衆盛遂破邯鄲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来

擊諸反虜東平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之刁子都東海人起兵鈔擊徐兗界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為後大將軍封靈壽侯歷左曹侍中

報家屬書

彤為世祖將兵信都復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書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俱得免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後漢書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拜前將軍封東光侯出為東郡太守

報真定王劉揚書

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勞慰王侯密敕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至真定傳舍揚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之

楊出見純接以禮因延其兄弟皆入閑閣誅之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後漢書○漢紀云不先往宜自强來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位中郎將贈征羌侯

請擊公孫述書歙為中郎將將兵攻隗囂破略陽詔使留屯長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復詔歙率馮異等擊破述乗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歙自書表抽刀而絶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

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重之以懸賞令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臨終上表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

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王莽時拜波水將軍歸漢封安豐侯涼州牧歷大司空

責讓隗囂書

融受涼州牧遣弟友詣闕會囂反叛道絶馳還復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光武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囂不納融砥礪兵馬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戚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之融被詔即與將兵入金城○囂子恂字伯春時為質於漢

伏惟將軍國富政脩士兵懷附親遇阨會之際國家不

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

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令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令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重復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

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盧芳字文伯詐稱武帝曾孫稱帝於安定

同前 漢紀

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願為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

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絶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為流涕況仁者乎願將軍省察之

光武報竇融書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来者寫將軍所讓隗嚻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誠慤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嚻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

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毁譽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已定大兵令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魏其侯竇嬰竇太后從兄子長君太后兄少君竇廣徳太后弟封章武侯融七世祖

請討隗囂書帝將西征囂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帝深美之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

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内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讓爵位疏 融奏事京師恩寵在功臣之右遷大司空久不自安疏讓爵位光武不許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

循道不顧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議封皇子奏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十五年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制可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褒德

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令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為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上光武陳討隗囂疏 初援留西州囂以援為綏德將軍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光武還盛稱帝於囂遣子恂隨援入質會囂意狐疑援以書數責之囂怨援遂發兵

拒漢援上疏帝乃召援計事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

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𨁲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上言塗城事援拜隴西太守時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弃之援上書帝然其計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

上正印文奏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為

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

上銅馬式表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表上之詔置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

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輢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

銅馬相法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腓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鬐欲戴中骨高三寸頬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胷欲直而出髀間欲

䦨望之如雙皃

征尋陽山賊上書（上大悦出示尚書數日黄門取頭蝨章持入○東觀漢記）

除其竹林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

請置封溪望海二縣奏

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爲封溪望海二縣（後漢書）

平交趾劾太守蘇定奏（定果下獄○東觀漢記）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眯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敇

鑄錢書

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援在隴西上書從之

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與隗囂將楊廣書

廣字春卿廣漢新都人蜀平自殺○王元游翁来歙君叔

初囂與来歙馬援相善光武數使往来復遣歙說囂子恂入朝而囂將王元等不顧内事及囂拒漢帝使援將突騎游說囂將下及羌豪以離囂友黨援書與廣使曉勸於囂不答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説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内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説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説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友曽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生平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

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令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將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令更共陸陸欲往赴之將難爲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令耆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

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當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後漢書

又

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日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東觀漢記○李善選注引載注云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

戒兄子書

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本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帝名責松固以訟書及援戒書示之詔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

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後漢書○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漢紀作如議論人長短是非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作效龍伯高之正不就效季良不得作效杜季良而不成

耿舒 弇第二弟初為復胡將軍封牟平侯

與兄好時侯弇論馬援書

舒隨馬援擊武谿蠻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舒上言先擊充中援以為延日廢糧遂攻壺頭賊乘高守隘會夏暑吏士疫死援亦病困舒與弇書奏聞上遣梁松責問未至

而援已死松毀援於上收將軍侯印綬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軍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賊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皆如舒言後漢書○難運漢紀作難致先奮作奮擊得進作得上

朱勃字叔陽試守渭城宰終雲陽令

訟馬援書援征武陵蠻失利病卒梁松帝壻也宿忿援因譖之帝遣收援新息侯印

綬初援在交阯還嘗載薏苡實一車時以為南土珍怪至是松復盗上書帝聞益怒援妻孥哀請乃得還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奏報得歸田里韋帝時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

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埶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

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願下公卿平擬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救狄道策 東觀漢記

隗囂叛亂殺戮官吏唯狄道為國固守然民饑饉喽饾煮履宜救倒懸之急 隗囂叛亂一作西羌寇叛饑饉一作餓噉

東漢文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東漢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仕曲陽令司隸從事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業五十篇

說廉丹

王莽時天下兵起遣更始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至定陶莽詔責丹丹惶恐夜以書示之衍因說丹從入睢陽復說丹並不聽進與赤眉戰死○按此范史雖不言書然其詞體實自書屬衍著有集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

故期于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者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

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内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禄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後漢紀海内潰亂下

有百姓塗炭一句

復說廉丹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後漢紀贅

疑作

與田邑書

更始以鮑永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并土光武即位遣劉延攻邑天井關與邑連戰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更始敗乃詣洛陽降即拜邑上黨太守因遣使招永與衍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畔前約乃遺邑書邑報之衍不從永遣弟及壻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以書勸永降永不荅後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降于河内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遂任用之衍獨見黜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

賢二子之義當矣令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蝗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聲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

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顧自强于時無與俗同

同前

令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能寵其八尺之竹旄牛之尾也太平御覽

田邑報馮衍書邑字伯玉馮翊人歷漁陽太守

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

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嚮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令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枸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歴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𢿱上黨見圍不

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撫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後漢書○宗正劉延司徒鄧禹

與鮑永書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為更始大將軍歸光武歷司隸校尉兗州牧

愚聞大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令君

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聚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内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湼城破君長之國壊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

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為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為懼何如其智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内行邪孽外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

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東觀漢記

奏記鄧禹

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按此出東觀漢記者范曄後漢書馮衍傳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云云永既素重衍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唐章懷太子李賢引東觀記注云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然曄敘事頗與存撫并州之文相應鄧禹建武元年自箕關入定

河東承制鎮撫又渡汾陰河入陽夏亦并土也書云長驅武關者莽末下江兵攻武關破莽九虎將軍等則更始時事且建武元年衍未辟禹府是後又不聞禹事并州俱屬可疑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皐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

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横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濵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内大定

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鷩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結寃失望無所歸命令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

特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既孰人庶多資斯四戰

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令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

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墨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玆東觀漢記〇令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注云邯鄲謂王郎真定謂劉揚鼎按即以更始二年誅滅真定王劉揚與弟臨邑侯讓謀反耿純誅之事在光武建武二年兩不同時若如後漢書為更始二年衍說永亦不得言真定為揚也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藝文類聚

與鄧禹牋

今日裘與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簑不御此更

為適者也今敬通逢堂簑之不御也馮衍集

與鄧禹書

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説碧雞之辯不足難也選注

○選注又引衍説禹書云左平山東右匡社稷

又書

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太平御覽

與陰就書就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位特進生子事自殺

就等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就書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

之衍由此得罪自詣獄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西歸故郡不敢復與親故通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恵行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以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顧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

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係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東平王蒼
山陽王荆

出獄後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蠢行義蕪穢外無鄉里之譽内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喣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

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賔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髙世之徳施以田子老馬之恵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衍妻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武達書後竟逐之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

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歳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来日甚歳劇以白為黒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噭噭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輙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

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駿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纖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

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
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笴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
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
身不為摇耳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
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
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冢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

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損棄衣冠側身山野絶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閨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豹衍子姜衍女○頤無釵珥面無脂澤一作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後漢書注無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二句○選注有衍答任武達書云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與宣孟書

衍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欲行毒害豹逃得免此書所言是其後母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兩媍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

心之所好哉並馮衍集

上光武自陳疏衍為司隸從事坐交結外戚陰氏得罪赦出獄西歸故郡建武末上書自陳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于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説乏董生

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擄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令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功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髙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顯志賦序論（衍既見廢不得志退而作賦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蔵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

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
志顧常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
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
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
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産益狹居處益貧惟夫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
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
窮困卒離飢寒之灾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

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盖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烝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

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慜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

罕之寶二子之迹盖近於道

車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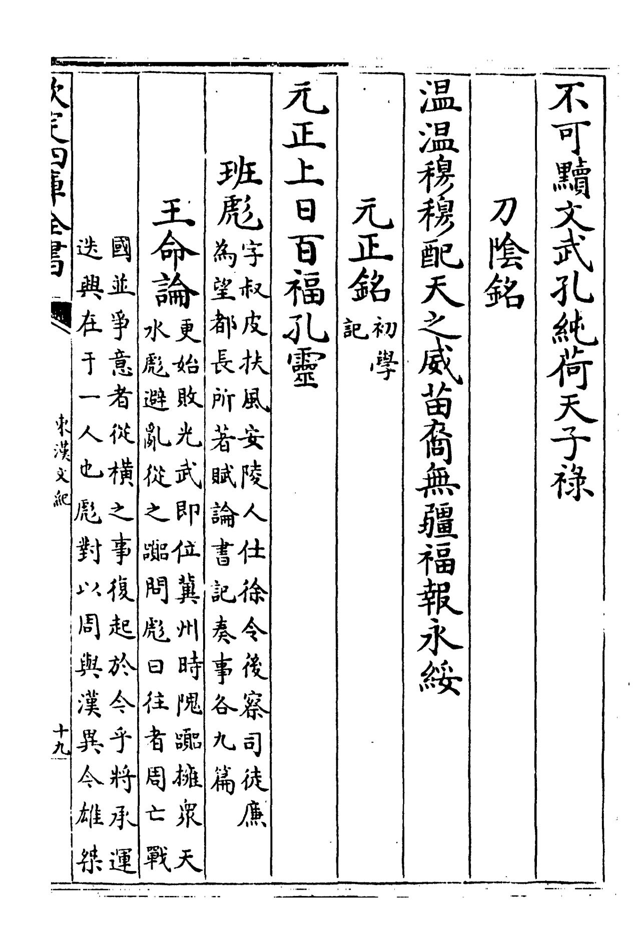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杯銘

樂則思慉燕則思懼民之失徳乾餱以愆玉海載衍爵銘富如江海壽配列真

刀陽銘

修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



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子祿

刀陰銘

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報永綏

元正銘 初學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仕徐令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各九篇

王命論 更始敗光武即位冀州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亂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一人也彪對以周與漢異今雄桀

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漢既疾躕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欲以感之而躕終不寤遂往依竇融為從事隨融還京師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

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麿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

之分決矣葢在髙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徴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悟戍卒之言斷懐土之情髙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髙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髙祖而夢

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闗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歴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茍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前史得失論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以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乃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其畧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

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併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紀其功也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盖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令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

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述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令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書 建武中彪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書奏光武納之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

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

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乆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北堂書鈔班彪便宜表云宜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備絳衣舍人

上言凉州降羌更始赤眉之際湟良羌寇金城隴西隗囂因發其衆以拒漢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光武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令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

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

上言置烏桓校尉建武末烏桓大人郝旦等皆居塞内緣邊諸郡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上言帝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

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

奏答北匈奴書

薁鞬左賢王初為南部所獲逃歸北立為北單于建武末見南單于來附遣使詣闕貢馬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詔下三府議彪為司徒掾奏言令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路報答之辭令必有適立草并上光武因悉從之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虚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令立藳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髙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

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令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

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来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後漢書

太學奏 藝文

臣聞師曰大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劉龔字孟公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劉孟公蔵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三輔決錄注

與金昭卿書

遠在東垂吏道廹促 李善文選注○張華詩吏道何其廹窘然坐自拘

啓事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食飾虛詐欲以求名干譽（太平御覽）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平帝時避地河西歸漢拜尚書令終大中大夫

賢良策

剛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莽令太后下詔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

然自刻者也令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令聖主幼小始免繈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

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令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

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振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

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

王太后詔

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說隗囂 王莽纂剛避地河西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囂不納

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絶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

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與隗囂書 建武七年詔徵剛將歸與囂書囂不納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聖明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

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令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茍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

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後漢書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歷長沙太守左轉芒長

請王莽歸漢神器書莽簒位惲仰占玄象謂漢必再受命左隊大夫逯並署為吏不受至長安上書莽收繫會赦得出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預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

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上光武諫獵書 惲為上東城門候帝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未至之戒漢紀作可為至戒

諫廢郭皇后惲言於帝帝曰惲善恕己量主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建武初拜侍中

與劉龔書

龔字孟公長安人○後漢書注按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龔為向曾孫○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初掾漢中起兵自稱武安王岑䕶軍鄧仲況擁兵南陽陰縣為寇國師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與書曉之又與仲況書仲況與龔遂降竟終不伐其功卒于家岑歸公孫述封汝寧王述亡降漢吴漢族滅之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

王爲天所弃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
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
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
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
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
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
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
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

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簒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優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襍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令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

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
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大白辰星自亡新之末
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裴徊藩屏
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蔵久沈或衰微闇昧或
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
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
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

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歳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

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爆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壊人

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平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後漢書尺牘采前兩語依藝文所載也絶無意義○國師公作與國右史公又云與劉歆大誤

東漢文紀卷六